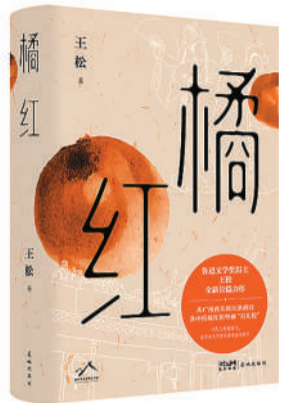


建构小说的复合叙事空间

王松



有朋友问我，对这部《橘红》（花城出版社）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只能这样说，我喜爱广东粤剧，尤其景仰粤剧大师马师曾和红线女。这些年，我也一直对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感兴趣。同时，我也喜欢天津和广州这两座既有相同之处又地域文化迥异的城市。在写这部《橘红》时，我把这热爱、喜欢和兴趣都倾注进去了。

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自然不想，也不能把想说的话直接地在小说里说出来。一般的做法，是想尽一切办法放到故事里，还不光是故事，也包括讲述这个过程。这就像沏茶，故事和讲述这个过程是水，想说的话是茶叶。于是，这个小说写出来，也就像沏了一壶茶。小说的“水”多还是少，不同的体裁，当然有不同的要求，但“茶叶”不能多，一多就醉了。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但就这部《橘红》而言，我更关注的是“水”。

我生活在《橘红》的世界里，这段日子，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年龄。从某种意义上说，年龄是一个人生命的坐标。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条线段。线段的定义，是有两个端点，也就是有始有终。但我们又总

中国工业遗产指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物质遗存与文化要素总和，它见证了工业发展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杨丰美的《断裂与延续：中国工业遗产寻访记》（湖南文艺出版社）以中国工业遗产为考察对象，系统梳理不同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真实面貌，以理性而不乏生动的笔触，挖掘蕴藏于工业遗产中的国家记忆与民族精神。

《断裂与延续：中国工业遗产寻访记》取材于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杨丰美深入走访全国18个工业城市，充分展开实地寻访与历史考证。凭借详实的数据，作品以《无锡建议》与《下塔吉尔宪章》两个工业遗产保护纲领性文件为叙述起点与理论支点，呈现多个典型具体的工业遗产保护案例，兼具整体性和层次感。在纵向上，作品以历时性视野梳理了晚清洋务运动、早期工人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的工业实绩与留存情况，牢牢把握工业遗产的时间属性；在横向上，作品聚焦的对象横跨全国范围内十余个省份，勾勒出中国工业版图的前世今生，突出展现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

在纵横之间，作者的叙事笔触不断向历史纵深处挺进。一座座工业遗产不再是断裂的经验与记忆，而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被逐一拾起。在时间线的折返跳跃间，历史想象与现实情境折叠并置，故事中的人们也于此间

春树的短篇小说集《琥珀》（作家出版社）包含17篇独立又互文的故事。全书以统一的叙事主体“我”为核心，在不同的故事中穿越柏林、北京、上海、威尼斯与山东村镇，故事在流动，人也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人的“流动性”是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但《琥珀》不仅抓住了这一特征，并且用文学超越了这种现代性，焕发出诗意的光泽。

《琥珀》看似是一本游记式的短篇小说集。随着阅读渐渐深入，读者会发现不同的空间向后退去，“我”的形象愈发坚定明确。在一个个国家，一段段时光中，“我”的经历叠压出生命的折痕，“我”没有被命运的力量扭曲，而是不断做出精神探索与灵魂追问。“琥珀”为题，更像是一种信念或野心：万物流动，但文学永存。用书写和思考，将旅途时光、漂泊的思绪与复杂的灵魂凝结为流光溢彩的琥珀，呈现为一部兼备现代性与共情力的作品。所以，《琥珀》之美，首先在于坦

是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一条射线。所谓射线就如同一只打开的手电筒，只有一个端点，另一头可以无限延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活在当下”，可以踏实而又快乐地走向死而生。但对小说人来说，就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的生命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两头都没有端点。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向“前”或向“后”无限延伸。只要他们愿意，向前可以追溯到远古，向后则想到哪里就哪里，直至地老天荒。这是文学，或者说小说赋予他们精神层面的生命特权。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当小说写作者拥有了这个特权，就有了一个广袤的精神世界，于是，就小说而言，也就拥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叙事空间。但如何解析这个空间，又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情况往往是这样的，面对一部小说，小说写作者在时空的意义上拥有自由度的越大，需要解析的问题也就越复杂。就这部《橘红》而言，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的解决办法是，在这个庞大的叙事空间里建立起一个一个的“子空间”“孙空间”“重孙空间”。这些空间虽是“祖孙”关系，又可以既有交集，又互不隶属，还可以相互包含。这样一种不考虑“辈分”的解析关系，有些像我们儿时玩过的一种叫“九连环”的玩具。倘再换一个说法，也就是数学中的所谓“拓扑关系”。但与此同时，这些叙事空间又必须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也就是因果。因为，只有这样，这种解析才能自洽。而如此一来，在叙述层面也就增加了难度。只要稍不注意，哪怕在叙述的过程中有一点点小小的疏忽或不完整的漏洞，读者就会糊涂了，被这些“不分辈分”的叙事空间搞得不知所云。

此外，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此时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时间，二是地点。所谓地点，也就是这个事件发生在哪个空间的哪个位置。如果位置确定了，面对如此纵横交错的空间，又如何把时间——这个同样重要的因素，与之一一对应起来呢？

其实，答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只要把我们身处的三维空间再加上一个时间的维度，问题就解决了。

1908年，一个叫赫尔曼·闵可夫斯基的德国人为重新表述他的学生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首次提出将时间与空间统一成四维时空结构的观念。这个天才的数学家说，从今以后，空间自身与时间自身都注定消失在阴影中，只有两者的统一，才能保持独立的现实，这也就是被后人定义为“闵可夫斯基时空”的概念。当时爱因斯坦还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一“华丽的包装”。但7年后，他还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个概念，应用到他的广义相对论中。

不过，闵可夫斯基和爱因斯坦都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他们的这个“四维时空”概念对解析小说的叙事空间，竟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小说写作者的形象思维往往大于逻辑思维，当他们面对一个庞大的、纵横交错、互不隶属又互有交集或相互包含的“复合叙事空间”时，会感到束手无策，甚至写着写着由于时间坐标模糊，把自己也搞糊涂了。但只要加上时间这个维度，脉络立刻清晰，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因为，闵可夫斯基告诉我们，此时，空间和时间都统一到一个“独立的现实”上来。

在《橘红》的世界里“跋涉”了186年，我才体会到，一个人活过186年，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感觉。我所见

过的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身上的气息，经历的每一件事，也都散发着当时的味道。这不是穿越，是一天一天，和这些人一起生活过来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橘红》的时间维度上是中间位置，但是，却是这个故事的起源。天津曾有一个“旅津广东音乐会”，是当时在天津经商的广东人成立的。这个音乐会，曾为广东粤剧在天津的传播和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当时曾请来一位名家，据记载，演出时，台下有一个稚嫩的男音一直在叫好，显然是个孩子，而且喊的还都在眼节儿上。这位名家虽在台上，也听得很清，就引起注意。于是散戏时，名家让身边人把这孩子找来。来了一名，再一一聊，发现这孩子果然很有戏曲天赋。从此，就把他收为自己的艺徒。

这孩子，也就是《橘红》中“秦小驹”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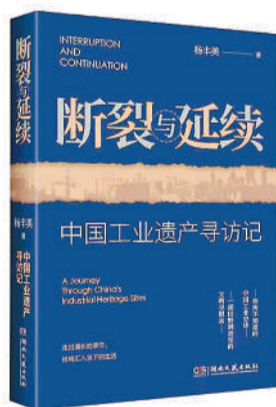
在广州时，我曾试图沿着时间的维度，去寻找粤剧大师马师曾当年的足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粤剧的精灵，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粤剧而来。所以，在《橘红》的每一个叙事空间里，在时间维度的每一个节点上，几乎都有他的影子。我走在广州西关的老街上，坐在永庆坊的河涌旁边，似乎总能感受到他的气息。

我觉得，一路走来，这186年并不长。（作者系作家）

创作谈

深圳的“工业上楼”，大疆的“天空之城”，鞍钢、攀钢的智控车间等，这些“未来工业遗产”概念范畴内的典型案例，均是带有前瞻性的中国式工业遗产改造成果。更重要的是，作者总结出中国式工业遗产改造的落脚点在于人民——“工业遗产的生命力从人民中来”。工业遗产改造绝不仅仅意味着冰冷的机械工程与经济数字，而且铭刻着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

书写过去是为了更好、更充分地展望未来。考察、记录、讲述中国工业遗产故事，借呼应历史以回应时代，是作者自觉承担的文学职责。《断裂与延续：中国工业遗产寻访记》为大众走近这些饱含公共记忆、连接大众情感、诠释文明进程的工业遗产提供了契机。（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校）



向历史求索 向时代报告

——评《断裂与延续：中国工业遗产寻访记》

刘宏鹏

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互文关系：由“我”与各地年轻学者共同组成的寻访者群体，致力于工业遗产保护与研究，试图重新理解张之洞、张謇等人身后的工业文明轨迹。于此途中，他们仿佛重历了汉阳铁厂的峥嵘、三线建设的艰辛，收获了顾必阶、张鸿春等老一辈中国工业遗产守护者的帮助，也见证了从孟泰、郝建秀等共和国初代劳模到林春、姜玲等新时代工业英才的代际传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接力成为担纲工业精神的生动载体。作品进一步引出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问题：中国工业遗产魅力与价值何在，又是以何等样貌与形态融入文明肌理？

工业遗产及其背后的故事之所以值得关注，原因或许在于它既是现代化转型下的物质实存，也是承载历史与文明起承转合的文化符号。老厂房、冶铁高炉、机械车间，种种现代化工业意象凝聚，形成工业城市独特的文化时空。在这个时空里，一代代奋斗者的劳动缩影与集体记忆叠加、凝固，最终如琥珀般定型为工业遗产。工业

遗产也由此作为国家现代化想象与现代话语构建的重要部分，融入国家记忆与民族精神。观察寻访工业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再开发，并将其转化为文学话语的尝试，不单单是对历史经验的吸纳总结，更是借此提出新的时代之问。

诚如书中所言，面对工业遗产现状，保护只是起点，活化才是难题。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与城市发展相生相伴的工业遗产如何继续承载文明脉动，又如何重塑其自身历史定位？基于此，它的拆与留、改造与重生，逐渐成为重要课题。在这方面，中国工业遗产改造兼具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经验。20世纪末的英国铁桥峡谷与德国鲁尔工业区等西方工业遗产，曾在“在废墟中寻找希望”实现涅槃，为世界工业遗产改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循着这条路径，中国工业遗产将形式改造与功能置换作为转型方法，通过对物质空间单一功能的扩容，丰富其在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外延性价值，以实现其创造性转化。

生命凝结成的琥珀

肖睿

率与赤诚。

《琥珀》打破了传统合集的松散感。17个故事里的主人公虽姓名各异，却被小说的语言巧妙结构，组合成同一个灵魂的不同侧面。这种“一人多面”的结构方法，让这部小说集拥有了自己的时空规律，因而有了生命。这天真的生命时而欣喜，时而忧虑，我们的阅读就像凝视这生命，凝视我们自己。

书中的每个人物鲜活而厚重：热爱时尚、骑车游逛的老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左右徘徊的音乐家，来自东欧的清洁女工，定居柏林数十年的土耳其阿姨……他们带着各自的人生境遇与内心秘密，与“我”相遇、邂逅、相伴，生发出一个个跨文化、跨地域

的故事。读“我”，就是读与“我”相遇、“我”所关注的众生，读者会对书中的“我”有更深的认识。“我”不是孤立的“小我”，而是众生写我，无数普通人命运交汇再由文学酿成的“大我”，这份阅读体验令我格外感动。自叙传式小说在当下式微，是因为这种书写容易沉溺于自我，而春树笔下的“我”进入时代，进入世界，她以散文文化的速写和诗性的观察，为一个个相遇的普通人留下闪亮的文学注脚。

《琥珀》是一部温暖的作品。书中的“我”往返于东西方之间，在超大城市与乡土村落间漫游，地理空间的位移带来的是命运的起伏转折。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生存与自由在

“我”的生活中不断剧烈碰撞。可春树没有刻意放大生活的艰辛，她总是在读者为主人公捏把汗的时候，用温暖的笔触释放人性之光：童年记忆的温暖、陌生人的善意、对自我的接纳、对故乡的眷恋。

故乡与归途，是贯穿全书的情感主线。书中有《北方天使2》《回乡》里对童年故土的深情回望。山东村落的夏夜、那些粗糙又温暖的日常，不只是回忆，更像通感，成为主人公的生命底色。书中也有《琥珀》《我心依旧》里对家园的回望，作者不是简单怀旧，而是在观察、思考、表达，将生命流动中瞬间的情绪、思考凝固成闪光的时刻。

《琥珀》拒绝潮流、程式与标签，不将文学当作纸面上叙事的狂欢，只把文字当成朋友，沉稳地呈现扎根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普通人的悲欢。它是一个人的心灵史，也是一群人的精神风景。（作者系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

以京杭大运河浙江段和浙东运河为载体，浙江运河文学形成的千年文脉，将民俗民情、自然风物、漕运实践和商业伦理融于一体，让跨越古今的文字在盈盈水波间闪烁共鸣，凝聚成独具江南风情和辨识度的地域文化标识。

从历史维度纵览，浙江运河文学内容丰富、代有名家。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开启航道叙事；隋唐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入浙壮游唱和；两宋时期王安石、苏轼、柳永、杨万里、范成大、周邦彦、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等留下与运河有关的多彩诗篇；明清时期《三言二拍》等文学作品勾勒出运河作为商业主动脉的市井风貌。鲁迅、茅盾、王丰恺、徐志摩、郁达夫、王旭烽、黄亚洲、艾伟等，书写发生在浙江运河两岸的现代故事，焕新文脉。

从地理维度观之，浙江运河文学的核心特质是“流动性”与“水陆双栖”。与中原大地厚重的乡土叙事不同，浙江运河文学充满了羁旅视角和乡愁记忆。它是羁旅回乡时的“客从何处来”，又是陆游披星戴月的“早晚归舟听橹声”，也是茅盾、丰子恺笔下运河小镇的家国忧患。浙江运河文学呈现出浙西与浙东的差异：浙西运河（杭嘉湖）侧重于蚕桑文明、园林审美与书香门第的雅致；浙东运河（萧绍甬）则因其通江达海的特质，蕴含了更多经世致用与海洋文化的刚毅。

从文化维度透视，浙江运河文学是“运河诗学”在江南地域的具体呈现。浙江运河文学通过多元艺术表达，重构了运河与人、运河与社会的文化关系。从古代文人墨客的运河题咏，到当代小说《北上》对百年运河史的钩沉，再到舞剧《遇见大运河》的艺术演绎，以文学为基点的运河想象，始终以“流动、联通、对话”为精神内核，呈现运河沿岸的商贸繁华、民俗风情与社会变迁，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载体。

当前，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文学数字化传播已成趋势，浙江运河文学尚处于传统叙事向现代转型的“沉静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浙江运河文学应在数字化浪潮中实现文本与资源重构，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活态传播”。

一是整合文学资源。目前，浙江运河文学文献有不少散落于沿线的各地县志、家谱或私人收藏中，呈现出“碎片化”的“孤岛”式分布，仅仅将其“文本数字化”还不够，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电子存档，提升到对运河文学基因的深度阐释。通过数字技术绘制浙江运河文学知识图谱，将地理坐标、历史时间、审美意境与情感逻辑进行融合。这种“文化算力”的整合，能让碎片化的资源重组为可呈现、可跨界流转的数字生产资料，让文学资源在数字层面上“流动”起来，赋能未来数字文化创新传播。

二是打造沉浸式叙事。利用数字技术（如VR、AR、MR、动作捕捉、触觉反馈等）将那些定格在浙江运河文学文本中的历史时空，在数字镜像中进行“活化呈现”，构建视、听、触、摸以及空间感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批珍贵古籍以多文种合璧形式出版

本报电（朱彬琳）近日，《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珍贵古籍丛刊·多文种合璧古籍卷》新书发布暨古籍工作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海淀校区举办。活动由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联合主办。作为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馆藏文献系列”的首卷成果，该丛书历时两年精心打磨。编纂团队从校图书馆22万余册古籍中精选出34种代表性珍贵古籍，涵盖满汉、蒙藏、满蒙汉、满

汉蒙藏合璧等多种文本形态，汇编为50册，系统呈现清代各民族语言文字互鉴共生、交融发展的历史图景，为相关研究提供权威底本。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丛书系统呈现清代各民族语言文字互鉴共生、交融发展的历史图景，既为学术研究提供珍贵一手文献，也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鲜活教材。各方表示将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古籍保护整理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

『活态传播』浙江运河文学

金舒云

联动的沉浸式场景。这种“具身化”认知建构，能让浙江运河文学超越文本阅读，转化为主体参与的交互空间，人们可以在虚拟与现实的褶皱中感受文学的体温，切实感受浙江运河文学发生的时空脉络。

三是释放“大众叙事”潜能。当下，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广泛应用于文化创意，利用好AIGC技术一定程度上可以挖掘并释放“大众叙事”的创造潜能。我们可以借鉴江苏省社科院构建“大运河垂直语言大模型”的经验，搭建基于浙江运河文学资源的垂直语言大模型，为普通民众提供低门槛的创作接口。让每一位到访运河公园或相关博物馆的游客，都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将眼前的实景与浙江运河文学基因进行二次整合，生成个性化的数字艺术品，让浙江运河文学“活化”在每个人的屏幕上，形成一种基于算法美学的、自主性的文化样态。

四是探索“全球叙事”经验。浙江运河文学的数字化为跨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去中介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转译技术与算法化的精准分发，将浙江运河文学中蕴含的和合文化、生态智慧、非遗民俗等转化为海外受众可共情、可共鸣的数字符号。通过数字化平台吸引全球创意主体参与浙江运河文学的二次开发，让流淌在浙江大地的大运河化身海外受众走近中华文化的媒介。

浙江运河文学的“活态传播”目标是借助数字技术，使大运河这一文化遗产从静态的历史遗存转变为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的当代文化样态，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深度融合，有助于使浙江运河文学真正“活”在当下、“走”向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温润而坚韧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